

插图本

Alfred 希区柯克 Hitchcock



悬念故事精品集 6

超级骗局

FROM ALFRED HITCHCOCK-22

STORIES TO TAKE YOUR BRAETH AWAY
BY LAWRENCE BLOCK, ROBERT BLOCH, AND OTHERS

悬念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天才的悬念大师

讲故事的高手

杰出的艺术家、文学家

不同凡响的百年经典

高品质的悬念小说

第二辑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CHINA FILM PRESS

希区柯克 ALFRED HITCHCOCK

TALES TO TAKE YOUR BREATH AWAY
FROM ALFRED HITCHCOCK-20
STORIES TO TAKE YOUR BRAETH AWAY
BY LAWRENCE BLOCK · ROBERT BLOCH · AND OTHERS



悬 念 故 事 精 品 集

晓诗 主编

超级骗局

第二辑

6



NLIC2970131251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精品集. 第2辑/晓诗编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3

ISBN 7-106-02127-X

I. 希... II. 晓... III. 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9563号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精品集 第二辑

晓诗 编译

责任编辑:李 丹

封面设计:海 啸

版式设计:东 仔

责任校对:文 中

责任印制:刘继海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30 插页/81 字数/430千字

书 号 ISBN 7-106-02127-X/1·0497

定 价 55.20元(全四册)

Alfred Hitchcock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精品集【第二辑】6



序言

侦探小说之于西方人，就像武侠小说之于中国人，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性的文学式样，翻开西方畅销书排行榜，总有侦探小说侧身其中。在西方，侦探小说真是到了雅俗共赏的程度。就连当代思想大师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终其一生，都对侦探小说迷恋不已。

中国在上个世纪初就引入了西方的侦探小说，如今普通的中国人对侦探小说并不陌生。在中国，有谁不知道福尔摩斯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经久不衰，有无数痴迷不过，侦探小说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一百多年来，西方侦探小说的表现手法和内容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Alfred Hitchcock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精品集【第二辑】6

希区柯克就是一个突破侦探小说旧范式的艺术家。

在他的作品中，没有福尔摩斯或波罗式的“大侦探”，没有四平八稳的罗辑推理，没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伦理说教，他的世界充满了凶险与动荡，充满了悬念！

希区柯克把悬念提高到人类生存本体的地位。

希区柯克是第一个深入探讨人类心灵世界地艺术家，他对人类最隐秘的心灵世界地挖掘是前无古人的。希区柯克对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焦虑心理有着深刻的体悟，他通过引人入胜的情节安排，深入地剖析了现代人的内疚、浮躁、焦虑、欲望和仇恨，描绘了现代社会的荒谬和混乱，并把通俗和哲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堪称“悬念大师”。

希区柯克一生中拍摄了五十多部电影和三百多部电视短剧，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大师创作或改编的。希区柯克的作品结构巧妙，这是为世人所公认的，以致形成了一种“希区柯克模式”；故事的结尾曲折惊险，出人意外，其中不乏黑色幽默的场面。

为了更好地展现这位大师的悬念天才，本书从已发表的三百多篇希区柯克悬念故事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意义的、精彩绝伦的经典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这些作品构思巧妙，结构新颖，篇篇扣人心弦，读后令人拍案叫绝。


希区柯克的作品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其丰富的意蕴，使得阅读他的作品成为一种巨大的享受！

在中国，希区柯克的作品拥有十分广大的读者，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的图书从畅销到畅销经久不衰，他的作品已被公认为影视和文学中的经典，并定会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Alfred Contents

Hitchcock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精品集【第二辑】6

目 录

- 
- 林中木屋 /001
第六个逃犯 /019
不对劲儿的车 /028
漏网之鱼 /036
本月骗子 /041
寻找米利肯大街 /061
意外 /082
银色镶边 /088
龙卷风 /097
第三者 /106
无名火起 /122
特别债券 /126
私人战争 /134
超级骗局 /148
见死不救 /166
生死去留 /178
逐鹿 /197
死亡脸孔 /210
赛车冠军 /219

林中木屋

迈克尔清楚地记得在浴室的新松木墙上出现第一片霉的模样：像蜡烛油一样灰白色的薄薄的一片，形状不规则，有十二英寸宽。他用手小心地摸了摸：外皮凹凸不平，边缘呈锯齿状。就像揭掉一层痂一样，他把覆盖在木料上的这层树脂般肉乎乎的东西剥了下来，扔进垃圾箱，然后接着把他的胡子刮完。

他是前一天晚上从城里赶过来的，记得最后的几个小时山路很难走，又是大雾又是雨，他开着车过了半夜才到了这间林中的新木屋。这是他这一年春天第一次到湖边来。

迈克尔这个星期一早过来是打算来工作的，他带来了他新写的小说的校样。他需要再花几天时间做些修改。写作的这最后一步是他最喜欢的，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的书仍是他的一部分。一旦被夹进书皮里，它就是别人的了。他并不急于读校本，这个工作可以在以后这几天里很悠闲地完成。芭芭拉星期五才来，而他们的客人要星期六早晨才会到。他们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月，用这个周末来庆祝这座新木屋的建成。

所以，清晨，第一次在他的新木屋里刮胡子，他轻松自在地笑了。这房子让他很高兴，它比图纸上的样子大些，也更漂亮。

这座房子是由附近一个镇子上的一位年轻建筑师设计的，干活的木匠是当地的，而用的木料采自湖后面的那片松树、橡树和核桃树林。木料只粗粗砍过，没作过最后的处理。

这所木屋依山而建，从木屋这里看上去，湖景很美。盖这个房

子只用了几棵树。从远处透过树林看过来，这座房子就像是块刚挖出来的大圆石头被滚到太阳地里晒着。

“我想要一种质朴的感觉，”芭芭拉曾对建筑师解释说，“一种蛮荒感。”她轻松吐出这个字，好像它是个多神秘的字眼。

“也不用弄得太寒酸了，”迈克尔也提出了他的要求，“我可不想让自己有种宿营的感觉。这个木屋将是我们从城市里逃出来时的避难所，里面也应该有一些家用便利设施，必要的时候能睡下八九个人的。”

他在那个建筑师的小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一条条地列出他的要求，新靴子弄得木地板咚咚响。迈克尔喜欢这种威严的声音，因为这声音也在告诉这个小孩子，在他面前的这个人对自己的生活很有主见。

“还要很舒适！”芭芭拉身子向前一靠，以吸引建筑师的注意。她有一张漂亮的小圆脸，一双蓝眼睛大得很。她对着小建筑师卖弄风情，好让他听从她的要求，“还要有一个石砌的壁炉，要占上一面墙。我们可能要在滑雪的季节跟朋友一起过来住。”她甚至冲他一笑。

建筑师看着他，又看着她，一句话也没说。

“他好像不怎么爱说话的，是吧？”他们离开小镇时，芭芭拉说。

“这些山里人就是这个样子。找他们干便宜，而且他们绝不会偷懒。我觉得这很好。我宁可跟当地人打交道，也不愿找城里的家伙们。”

然而，这个木屋的花费仍比他预计的多出了一万美国。他被告知是因为外购件的价格涨了两倍。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要求把草地一直延伸到湖边，还要铺上石子车道，跟镇上的道路接起来。迈克尔说他想要个进去就能够住的房子，他需要做的只是转一下钥匙，把门打开。“我可不是个手巧的男人。”他曾这样告诉他的建筑师。

虽然他们在山区的第二个家花费昂贵，迈克尔倒不担心钱的事儿。他把他完成的新小说交给出版商，马上就拿到了五万美元的预付款，比他以前任何一本书的价钱都好。第二个星期，又以二十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电影商，他又拿到了一定比例的报酬。就在他开车到山里之前，他的代理打电话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的书的版权已涨到五百万美元。

“我的手指一碰到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会变成金子。”迈克尔洋洋自得地对芭芭拉说，“我说过我会赚大钱的。”

他并没有告诉芭芭拉这是他最差的一部书，他写它只是为了钱，那些编故事的老一套把戏他在这本书里全用了个遍，它居然成了他的摇钱树。

他把衣服穿好，心里打算好这一天要做的事。他买的吃的还堆在车里。昨晚开车累坏了，他只生了火，给自己倒了杯酒，然后就端着酒杯，在空房子里转了一圈，欣赏了一下山里木匠的杰作。他的靴子踏在橡木地板上的声音回荡在屋子里。这座木屋盖得又漂亮又结实，木料接缝的地方很严实。

三间卧室在房子后部的二层，有走廊连接着，走廊下面就是又高又阔的起居室，占了木屋的整个前半部分。房子的正面几乎全都是窗子，长长的玻璃直抵屋顶。

芭芭拉的石砌壁炉占了整个一面墙，用的圆石是从山里挖的，用卡车运到湖边的。连地基也是采用山里的石头打的。正如芭芭拉用新近刚掌握的沙文主义口吻向她的朋友吹嘘的：“房子里惟一不是从山里来的东西就是厨房用具和我们。”

迈克尔把车开到房子后面，把车里的食物袋抱出来，穿后门进屋，把袋子堆放在厨房的案板上。他往冰箱里放进水果、蔬菜，还有几瓶白葡萄酒，他这几天晚餐的佐餐酒。这是他自己买的特别礼物，以庆祝这本书的成功。

收拾冰箱给了迈克尔一种归属感。干着这件琐事，他觉得自己

Alfred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精品集

Hitchcock 插图本

【第二辑】

《林中木屋》

Alfred Hitchcock



迈克尔觉得自己像是站在瘪下去的降落伞上，不停地打滑、跌倒，因为脚下的霉的表面在不停地延展着，变换着方向。

FROM ALFRED HITCHCOCK - 19 STORIES
TO TAKE YOUR BREATH AWAY

00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是这儿的主人了，这座木屋像个家了。

至于大件，他本打算等芭芭拉来了再放，也许她喜欢自己摆放这些东西，不过，在胜利地把冰箱填满之后，迈克尔决定还是把大件的東西放起来，先从酒开始。

他抱着酒箱子进了起居室，跪在吧台后面，打开橱门。橱子里面，两层空原木架子上覆盖着灰色的霉菌。整个橱子里面密密麻麻地长满了霉菌。迈克尔被吓了一跳，就像发现了个怪物。

“天啊！”一股凉气顺着他的脊柱窜上来。

他把生的霉菌装满了几个购物袋。从架子上把这些东西剥下来倒是挺容易的，几分钟的事儿而已。然后他用肥皂水把那些硬松木板擦干净，把酒放了进去。

一定是屋里太潮了，他猜想着生霉的原因。这房子建成了就一直空着，里面没进过热气。他知道霉菌在潮湿的空气里长得很快，可刚才蜡烛灰色的那一片还是太吓人了。

他转回厨房，有所准备地打开了厨台上面带松木疤的橱子。里面是干净的，有一股锯末味。他伸手进去摸了一遍，把那些刨花拿了出来，关上橱门，长舒了一口气。

芭芭拉给他吩咐了一些活儿，让他在周末之前干完。客房的床要铺好，窗户要擦干净，整个房子从上到下得扫一遍。还有，起居室的毯子已经运来了，卷放在屋子角落里。地毯得铺好，用吸尘器吸一遍。

不过，首先得吃早饭，迈克尔心想。在城里的时候，星期天早晨他总是自己做早餐，丰盛的早餐，有炒蛋加煎饼或是瑞典式薄煎饼加越橘。最近，芭芭拉开始邀些朋友过来一起吃早午餐。他做饭的本事在朋友们当中出了名，他的编辑甚至建议他写一本关于星期天早餐烹饪的书。

迈克尔取出平底锅，把前面的炉头打开，削了片黄油进锅，又拿过一瓶白葡萄酒，一种不值多少钱的加利福尼亚的查波利酒，拔

了瓶塞，倒了半杯酒到锅里。火烤得黄油和酒“嘶嘶”作响，扑鼻的香味让迈克尔觉得更饿了。

他打了两个鸡蛋入锅，撒上盐和胡椒，又到购物袋里去找红辣椒。可惜芭芭拉没有把调料放进去。没有也行，不过他留心记着过会儿到镇上时要买红辣椒和别的调料。

迈克尔在厨房里惬意地走着，享受着这里身子腾挪的大空间。在他们城里的公寓，厨房里只能容一个人在里面忙碌。而在这个厨房里，他们安了两个炉子、两个水池，还有够两个人一起工作的台子。

迈克尔瞥了一眼他的鸡蛋。蛋白要变结实了。他又取出烤面包机，插上电源，很高兴地发现电源插座没有问题。这个问题起码就不用着担心了。他放了两个面包进去，又回到吧台，拿过伏特加酒，又开了一听西红柿汁，给自己调了一杯红玛丽鸡尾酒。

现在他对厨房有数了，活干得越发利索了。他把平底锅的火关了，把罗克福奶酪捏碎，撒在鸡蛋上，又往吐司上抹了黄油，从箱子里取了一个盘子和一副刀叉。他满意地笑了，以后的日子里他可以在这个厨房里充分享受到做饭的乐趣。

他想，他应该真搬到山里来住。没有了城里的那些干扰，他在这里会写得更多，这个他清楚。他就这样冥想了一会儿。他能看到自己在弥漫着雾的清凉早晨漫步到了湖边：在日出前荡舟穿过镜子一样平的湖面钓鲈鱼，闻着松树和湖水的味道。他能看见小船优雅地在平静的水面上划出一条弧线，船尾激起一层小小的波浪一直翻滚到湖边。他呷着红玛丽酒，在这舒心的幻想中让自己的身心放松下来。

然后，他记起了他的鸡蛋。他把鸡蛋从平底锅里铲到抹了黄油的吐司上，端着盘子和酒走到橡木门廊上。这个门廊有十二英尺宽，是沿着东墙建的，正好能截住清晨的阳光。在门廊上可以吃早餐，这是芭芭拉的主意。

太阳出来了，一扫群山上的清雾，也染黄了这座木屋。地上积的雨水已被晾干，门廊也被烤得暖暖的，迈克尔只穿着衬衫也不感到冷，只觉得舒服。

他们还没买门廊上的家具，所以他就坐在宽宽的扶手上吃完了他的鸡蛋。从他坐的地方可以看到整个的房前草坪。草坪有个很优雅的缓坡，一直伸展到湖畔和那个新码头。

那个码头是他在冬天自己修的。那是一个周末，他跑到镇上，买了三百英尺的木料，又从一个建筑公司里雇了两个人，开着四轮吉普就到了湖边。沿着湖畔他们找到了十二棵黄樟树，他们就地砍了树，修整了木材，又把木材滚过冰冻的湖面，一直滚到迈克尔的地上。他们在厚厚的冰面上凿出几个洞，把桩子用大锤敲进去作基础，然后他们又把二乘八英尺的木料截成四英尺长短，钉在桩子之间作码头。

迈克尔干活干得两只手都起泡了，背疼了足有一个星期，但他为自己能干这么重的活儿而很感自豪，也很得意于他的伸进湖里有四十英尺远的新码头，安置他的两只船肯定没问题。

湖畔清晨时还被浓雾锁着，他一开始没看到码头，浓雾紧挨着湖岸，就像一层低云。后来，等他坐着吃完鸡蛋，喝完了酒，初升的艳阳化去了迷雾，那一薄片伸在山中湖面的码头慢慢现了出来，像一个怪异的现象。

“什么……”

迈克尔猛地站了起来，盘子和杯子全从栏杆上滚了下来。他仔细看了看，很是疑惑不解。整个码头全都覆盖着霉。他环顾了一下四周，以为会看到到处都长着霉。他又检查了一下草坪还有地界边上茂密的松树。他转了一圈，又跑上橡木门廊，身子靠在扶手上，检查了木屋的后高墙。他还瞥了一眼施工队伍留下的废料堆，再没发现新的霉。

接着，他跑进屋里，一步两级地上了二楼。他进了洗手间，打

开灯。松木墙上没长霉。他立即回身，靴子踩着木梯子下了楼，打开吧台下面的橱门。里面他放的几瓶酒还照原样摆着。

迈克尔平静了下来，不再慌张了。他还是继续在房间里踱着，打开橱门，检查柜子。他又走进厨房，把所有的柜子、橱子全看了一遍。他甚至打开了地下室的门，往黑洞洞的楼下扫了一眼。地下室还没完工，只是个潮湿的地窖而已。仍然没发现有霉。

房子里没有霉让他很是安慰，他走出木屋，穿过草坪，到工具棚里找了把铲子。他从码头靠岸的一头干起，把霉铲下来，直接抛进水里，霉“扑通”一声沉下去，又浮上水面，飘走了。他铲得很快。紧贴着木头生的这些扁平的霉倒是很容易就铲掉了。这活儿他干得竟然快活起来。几分钟之后，他把整个码头的霉全铲干净了。

他把铲子插在草坪上，回房又找了个拖把一个水桶，往水桶里倒了些洗洁精，灌上热水，又转回码头拖地。码头在朝阳下面闪着光。

干完这些，迈克尔把屋门锁上，把车倒出车道，驶向镇子。

这个镇子在跨山的州界边上，只有数得过来的几条街，是依傍着一条河的两岸和铁路道轨发展起来的。现在，道轨已经废弃不用了，而那条河也被污染了。寥寥无几的几座楼也历经风雨，一付老态。惟一的新建筑物就是州边界上的服务站，和几个免下车餐馆。当芭芭拉第一次到这个镇子时都不让他停车。

但镇子之外的群山和山谷实在很美，没受到一点点人为的破坏。当他们发现五英亩俯瞰湖面的树林时，就决定买下来，虽然那个镇子有些煞风景。

“我看了码头，见鬼，上面长满了霉。是灰色的，就像有谁在那儿呕吐了。”迈克尔在他建筑师的办公室来回踱着。他已经告诉了这个年轻人浴室和吧台底下长霉的事儿。而且，虽然没明说，也向他暗示了这是建筑师的错。

“我不是个生物学家。”年轻人小心翼翼地。他被迈克尔吓住

了。这个男人闯进他的办公室，大声嚷嚷着霉、霉、霉。他过了好几分钟才弄明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你是这里的山里人。你是在这儿长大的，对吗？那你应该知道长霉的事。我们一直听说山里有什么民俗的，你难道不知道吗？”迈克尔终于停下脚步，在建筑师对面坐下。他忽然觉得累了。霉让他又急又气，弄得他疲惫不堪，“那是座新房子。我往里面投了五万美元，而你竟然无法告诉我为什么浴室墙上会生霉。他妈的真见鬼！你用的是什么木头？”

“木料还没干，这是事实，可我告诉过你会有问题。这是你的主意，要用你地里的松树盖房子。当然，松木干燥起来需要时间。可还……”建筑师摇了摇头。长霉的事让他很不解。他从没听说过这种事。但这男人有可能是在夸大其词。他看了迈克尔一眼。

迈克尔身材矮胖，有一张柔和的圆脸，褐色的眼睛总是惊恐地瞪得溜圆。他穿着新的莱维夹克和裤子，一双牛仔靴，让他凭空高了一英寸。他脖子上用蓝手帕打了条宽领带。这个建筑师想，这家伙看上去有点滑稽。

“谁懂霉菌？”迈克尔问。他又拿出一条蓝色丝质手帕擦脸上的汗。他一生气就汗流浹背。

“我想学院里的什么人……”

“而且你觉得这不是你的事？当初你的花销超出预算一万美元，现在你的钱该赚的都赚了，你就什么也不管了。”

“在我们开工之前，我就说过物价涨了。我们本来也可以把费用压得跟预算接近些，可你的妻子坚持要用订做的橱柜、衣柜还有意大利的浴室用具……”

迈克尔一摆手，打断了建筑师的解释。他很生这孩子的气，因为他解决不了霉的问题。“这个学院在哪儿？”他问。

“不莱雷。在山那边。”

“有多少英里？”迈克尔站了起来。他取出他的汽车钥匙，不耐

烦地转动着。

“大概有三十英里吧，不过是山路。开车得开一个小时。为什么不打电话问问？你可以用我的电话。”他把桌上的电话推了过来。

迈克尔的手还在摆弄他的钥匙。他不愿意让这个小建筑师对他发什么善心，可他也不想大清早地就把时间扔在道路上。

“好吧。也许你说的不错。”他坐了下来，抓起话筒，拨了信息台的号码。

他打了好几个电话，在学校话务员的帮助下，才拨通了一位克莱德·拜赛博士的号码，他是州立大学的一位副教授。拜赛博士的嗓音又尖又细很难听，好像被人掐着脖子。他说他是植物病理学系的微生物学家。

“你懂霉菌吗？”迈克尔问。

“噢，我懂。”博士小心翼翼地回答，好像他说的话每个字都经过了审查，“微生物学就是研究菌类的。”

“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迈克尔飞快地说。接着，问也没问人家有没有时间，他把早晨的事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Peniophora gigantea*。”拜赛博士答道。

“什么？”

“你描述的那种菌听上去像 *Peniophora gigantea*。它的俗名是树脂菌。一种颜色很晦暗的菌，像痂一样延展生长在木头上。你说它的边缘是锯齿状的？”

“而且是一团一团的……”

“对对。就是 *Peniophora gigantea*。有时候外行人会把这种菌错认为针叶树的树脂分泌物。”

“那它会这样长吗？会长得这么快吗？”

“不会，你说的情形有些奇怪。”他听上去像是陷入了沉思，“应该不会那样大范围地生长的，当然，除非，房子很久不住人了，可那也不该这么快。我们这里冬天和春天的确很潮湿，可还……你

说你的木屋是用新松木材盖的?”

“对，恐怕是的。”迈克尔瞥了他的建筑师一眼。

“可还是……”

“好了，告诉我怎么才能防止它再长?”迈克尔口气尖锐起来，因为这位教授不爽快的态度太让他上火了。

“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你的情况听上去有点不同寻常。菌类并不像你描述得那样长得那么快。我们发现在试验室的条件下，三英寸宽的培养盘需要两天时间才能长满菌。但那是在理想环境下啊，没有来自其他菌种的竞争。但总的来说，菌类的生命力比地球上的任何其他有机体都顽强。”他充满骄傲地演讲道。

“博士先生，我肯定您说的棒极了。不过，这帮不了我。你知道，我这儿都被那些恶心的东西长满了。!”

“噢，当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开车过来采些样本。如果有机会研究一下你那儿的样本的话，我想我能告诉你更多一些。”

“随便拿多少都行。”

“你已经除掉了霉菌，我想……”

“用肥皂和水。”

“那么，菌体都应该被破坏了，这样，我们也就难说了。只好再等一个孢子萌芽，重新再来了。实际上，这真是让人惊叹的现象。”

“还是希望你说的不对吧。这可是座五万美元的房子啊。”

“噢，我肯定不会一直有问题，这只是个生物现象而已。菌类只要受到控制，其实是无害的，真的。你的家不会受到什么长期的影响的。”他听上去很有信心。

“也许你说得对。”迈克尔谨慎地说。不管怎么说，拜赛博士的话还是让他轻松了一些。迈克尔放下话筒，感觉好多了。

“我想再打个电话，你不介意吧?”他问建筑师，“我们木屋里